

## 中華民族文化自救之最後覺悟

梁燕城 本刊總編輯

被稱為「亞洲沙皇」的美國前副國務卿坎貝爾 (Kurt Campbell)，於 2018 年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 發表其觀點：「1967 年秋，尼克森在雜誌上寫道：『除非中國改變，否則世界不會安全。因此，我們的目標，在我們能夠影響事態發展的範圍內，應該是促成改變。』從那時起，深化商業、外交和文化聯繫將改變中國內部發展和對外行為的假設就一直是美國戰略的基石。……即美國的實力和霸權可以輕易地將中國塑造成美國所喜歡的樣子。」<sup>[1]</sup> 清楚說明美國和中國交往的動機，是要改變中國，變成美國類似的文化和制度。

這是西方繼承希臘文化在全球擴張的特色，亞歷山大大帝侵略東方各國時以希臘代表最高文明，其它文化必須依從希臘的體制及價值觀。學者沃辛頓 (Ian Worthington) 指出：「亞歷山大以荷馬史詩是神聖經典，他帶著亞里士多德的書本前往亞洲。」<sup>[2]</sup> 亞歷山大建造希臘風格城市，實施希臘法律、推行希臘哲學、藝術和文學，想用霸權改變各民族變成希臘一樣。

羅馬繼承這種政治軍事及文化擴張，延伸到 16 世紀歐洲開始帝國主義，認為西方是人類最先進文明，侵奪全球是將其它民族開化。後殖民研究大師范恩 (Couze Venn) 指出，歐美意識為一種西方主義 (Occidentalism)：「是一組概念與歷史空間，要全球逐漸變得西歐化和現代化。」<sup>[3]</sup> 歐美人定了一種全球性轉型計劃，脅迫其它民族文化跟從西方定的世界規則，用這論述操控被殖民者的認知，改變其文化認同，不知不覺地順從西方權威。

美國在二戰後成為霸主，以美國政治經濟體制為最高文明代表，冷戰後利用優勢的軍事、科技和貨幣霸權，操控全球。好些學者如 Margaret Malamud<sup>[4]</sup>，Michael Lind<sup>[5]</sup>，Cullen Murphy<sup>[6]</sup> 等，都提到美國是「新羅馬帝國」。

我年青時曾嚮往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權，但後來仔細研究歷史真相，才明白英美權勢對弱勢民族殘酷不仁，完全與其民主論述相反。

如最早建立民主的英國，曾種族滅絕塔斯馬尼亞 (Tasmania) 全體原住民：1770 年英侵佔澳洲塔斯馬尼亞島，1786 年開始捕獵姦淫婦女，1826 年立法可攻打土人，活捉成人賞 5 鎊、捉孩子 2 鎊。到 1835 年全島死剩 300 人，送到另一島，1876 年最後一人死去，全族被滅<sup>[7]</sup>。

再看宣揚人權的美國，1964 年正式全面發動越戰，據越南統計，引致 200 多萬平民死亡，軍事行動最高估計令 359 萬人死亡，整體死亡 559 萬人<sup>[8]</sup>。而美軍在越戰期噴下化學藥橙毒劑 (Agent Orange)，國際開發署 (USAID) 承認毒劑滲入土壤、河川、地下水，被害死或殘廢的人民至今達 400 萬，美拒絕受理賠償給人民<sup>[9]</sup>。這些數據說明被害越南人總數是 959 萬。

美入侵伊拉克發動第一次海灣戰爭，人口調查專家 Beth Daponte 查出死了 20 萬人，其報告被美政府壓制<sup>[10]</sup>。戰後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教授 Thomas Nagi 向 University of Manitoba 的種族滅絕協會 (Association of Genocide) 報告，據美國秘密機構 De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 (DIA) 文件顯示，制裁期間通過污染水源形成疾病，使 170 萬人死去，一半是兒童，加上 20 萬是 190 萬<sup>[11]</sup>。

美第二次入侵伊拉克的戰爭，Opinion Research Business 嚴格調查戰爭及其後亂局，到 2007 年直接和間接害死了 103 萬人<sup>[12]</sup>。伊拉克兩次戰被害總人數是 293 萬。

美國在越戰及兩次伊拉克戰爭，被殺或被毒的人數是 1053 萬。

美國宣揚民主自由人權，但卻用保衛民主消滅獨裁之名，單在三場戰爭就害了一千多萬人命！

其實在 1945-2001 年：美國在全球發起 201 次

戰爭（佔比 81%）。2001 年至今：以「反恐」為名，對 85 個國家開展軍事行動。

再研究美國國內是否通過選舉真正實行民主自由人權呢？2014 年 9 月普林斯頓大學教授 Martin Gilens 和 Benjamin Page 查看了 20 多年的數據，收集了近 2000 次民意調查的資料，將其與最後立法成的政策進行了比較，發現原來 90% 美國人的意見基本上對國會沒有任何影響。他們指出，「普通美國人的偏好對公共政策的影響似乎很小，幾乎為零。」原因是財富勢力用捐錢控制兩黨議員，僅在 2014 年之前 5 年中，美國 200 家政治最活躍的公司就花費了 58 億美元，通過遊說和捐款給議員競選，影響美國政府國會的決策<sup>[13]</sup>。

再研究過去幾百年如何用同樣手段欺凌較弱國及殺滅原住民，才恍然覺醒，西方數百年的圖謀，不是推進民主自由人權，卻是掠奪世界各民族文化，我們還能期望英美能帶給人類公義和人權嗎？

美國和中國交往，真正要求是坎貝爾所言：「將中國塑造成美國所喜歡的樣子。」一旦中國按自身文化和現實處境發展不同的現代化體制，美國就視為威脅，而要全面打壓。

打壓中國的大戰略，是由奧巴馬回歸亞太開始，到拜登時戰通過 2022 年國防授權法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2022) 撥巨款對付和打壓中國，2023 年達 100 億美元。同期通過「美國創新與戰略競爭法案」(U.S. Innovation and Strategic Competition Act)，其中的「戰略競爭法案」(Strategic Competition Act)，每年撥 3 億，寫明收買媒體和民間團體，從中西媒介傳播中國負面消息。又美國國際媒體署 USAGM (U.S. Agency for Global Media)：每年給 5 億，以 Open Technology Fund 資助美國之音和自由亞洲電台等傳媒<sup>[14]</sup>，向 4.1 億人妖魔化中國，包括偽造新疆種族滅絕的報導。

筆者在海外是 30 多年的資深傳媒評論員，對這些中國負面報導，用理性思辯方法深入查證，發覺大都是用語言偽術來侮辱中國。

我 14 歲開始讀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笛卡兒、尼采等，又到歐美各地考察及居留，研究西方歷史文化五十多年，發現西方本有很多可學習的優秀價值，如理性、自由和博愛，產生了現代文明。

但多年真實的美歐卻毀滅自己的理想。

深思美歐文化之病，在民主已變質成「軍事／工業／傳媒／學術／政客複合體」(Military-Industrial-Media-Academic-Politian Complex) 互相勾結的利益集團，操縱政客及決策。而自由人權變成自我中心的文化，以個人抉擇等同真理，追求吸毒、吸大麻、零元購、放縱性慾、破壞家庭價值、擁槍搶劫的社會。

美歐正摧毀西方文化最寶貴的理性、自由和博愛精神，變成一種「財閥體制」(Plutocracy)<sup>[15]</sup>的寡頭統治 (Oligarchy)，由虛偽貪戾集團操控權力。

靜觀和思考中國，40 年前中國貧困落後、體制不全、貧腐盛行。但全民一致獨立自主地改善，到後期攻破貪腐貧窮，科技突破，上太空下深海，高鐵與公路通到全球、智能科技、AI 與芯片都能自主研制。中國已發展成現代化先進強國，其體制是以中華文化精神，有選擇地吸納西方最有價值的內容，摒棄其霸權情結，用儒家賢能政治融合社會主義及現代化管理，創建新時代的「賢能體制」(Meritocracy)<sup>[16]</sup>，建立協商理性，創造轉化成新時代文化。

經多年觀察和深思，我同意梁漱溟先生所主張，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仍是回歸自己文化價值。但拒絕封閉保守，卻吸收融合世界多元優秀文明價值，創造新時代中國文化。

[1] Kurt M Campbell & Ely Ratner, *The China Reckoning: How Beijing Defied American Expectations*, *Foreign Affairs*, Volume 97, Issue 2. March/April 2018.

[2] Ian Worthington, *By the Spear: Philip II, Alexander the Great, 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Macedonian Empi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34.

[3] Couze Venn, *The Postcolonial Challenge, Towards Alternative Worlds*, 引自中譯本，謝明珊譯，《後殖民的挑戰，邁向另類可能的世界》（台北：韋伯文化，2011 年），第 13 頁。

[4] Margaret Malamud, "10 Translatio Imperii: America as the New Rome c.1900", Mark Bradley, *Classics and Imperialism in the British Empi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5), pp.249-283.

[5] Michael Lind, "Is America the New Roman Empire?", *The Globalist*, Jun 19, 2002. <https://www.theglobalist.com/is-america-the-new-roman-empire/>.

[6] Cullen Murphy, *Are We Rome? The Fall of an Empire and the Fate of America*,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07.

- <sup>[7]</sup> Benjamin Madley, “From Terror to Genocide: Britain’s Tasmanian Penal Colony and Australia’s History Wars”,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47 (1), pp. 77-106.
- <sup>[8]</sup> Rummel, R. J. “Statistics of Vietnamese Democide”, Section: Lines 777-785, University of Hawaii, retrieved Nov 24, 2014. “Cruel fact: How many Vietnamese people died in the Vietnam war?”, Apr 24, 2019. <https://vietnamembassy-pyongyang.org/how-many-vietnamese-died-in-the-vietnam-war/>.
- <sup>[9]</sup> Anthony Faiola, “In Vietnam, Old Foes Take Aim at War’s Toxic Legacy”, Washington Post Foreign Service, 13 Nov, 2006.
- <sup>[10]</sup> Beth Daponte, “A Case Study in Estimating Casualties from War and Its Aftermath: The 1991 Persian Gulf War.” PSR (Physicians for Social Responsibility) Quarterly 3, no. 2 (1993), pp. 57-66.
- <sup>[11]</sup> Nafeez Ahmed, “Unworthy victims: Western wars have killed four million Muslims since 1990”, *Middle East Eye*, 18 April 2016, <https://www.middleeasteye.net/opinion/unworthy-victims-western-wars-have-killed-four-million-muslims-1990>.
- <sup>[12]</sup> “Update on Iraqi Casualty”, Data Archived 2011-02-20 at the Wayback Machine by Opinion Research Business, Jan 2008.
- <sup>[13]</sup> Martin Gilens, Benjamin Page, “Testing Theories of American Politics: Elites, Interest Groups, and Average Citizens”,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12(3), pp. 564-581, Sep 2014.
- <sup>[14]</sup> *Voice of America*, Radio Free Europe / Radio Liberty, the Office of Cuba Broadcasting, Radio Free Asia, and the Middle East Broadcasting Networks.
- <sup>[15]</sup> 参考 Ronald P. Formisano, *Plutocracy in America: How Increasing Inequality Destroys the Middle Class and Exploits the Poor* (Marylan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5).
- <sup>[16]</sup> 参考 Daniel A. Bell, *The China Model: Political Meritocracy and the Limits of Democracy* (Princeton: Princeton, 2015).